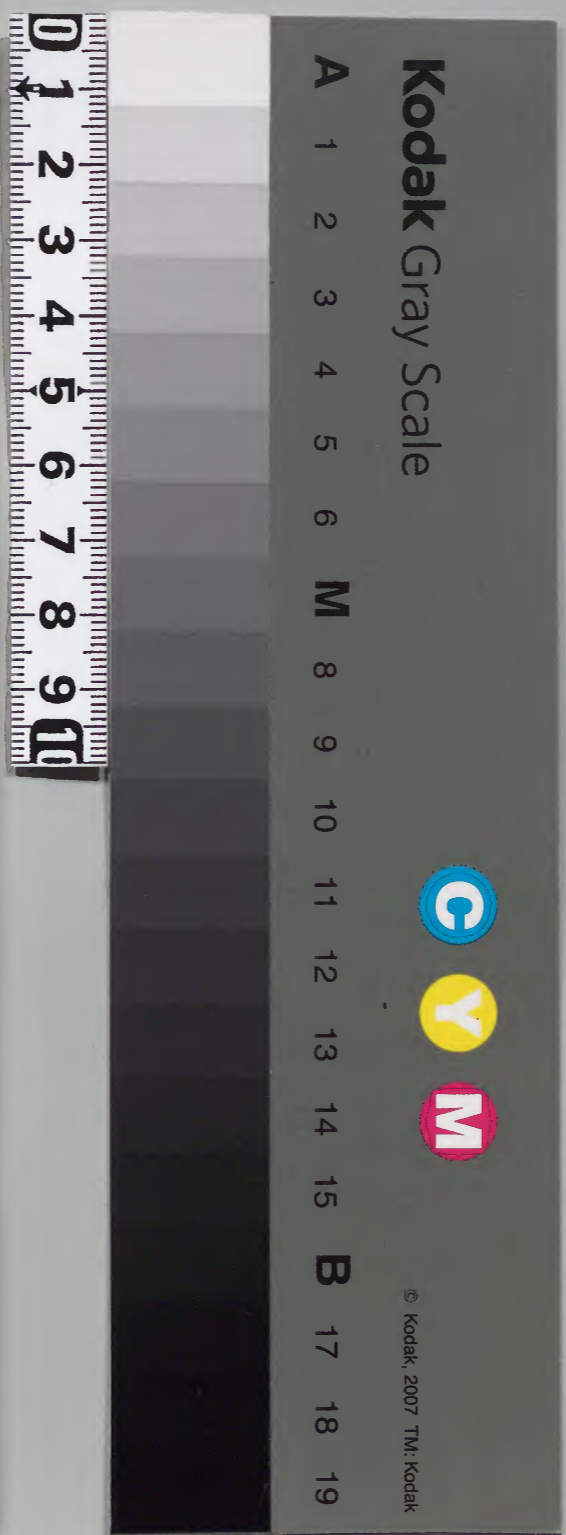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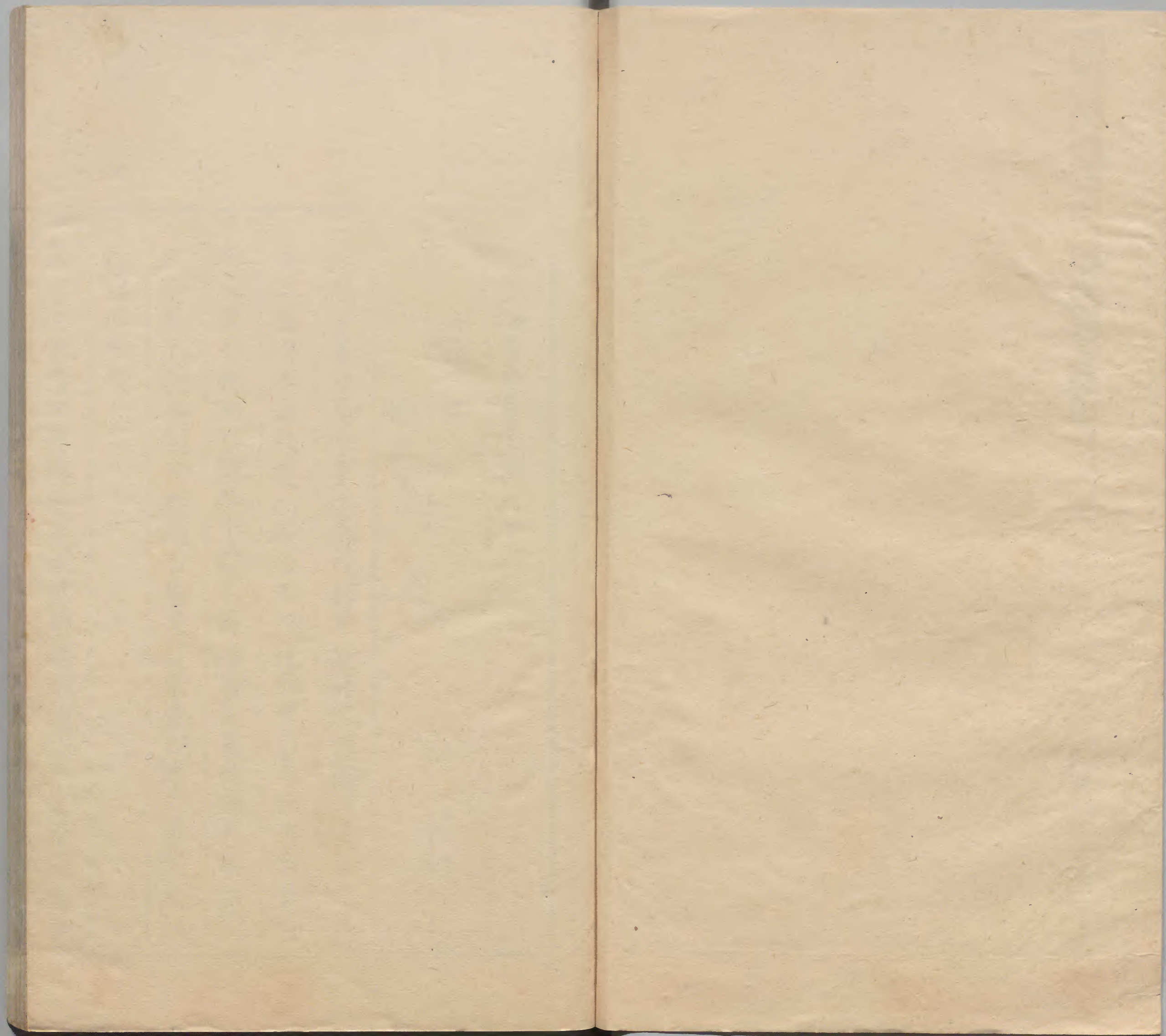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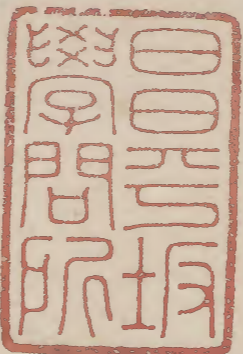
八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84)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機畧五

淺草文庫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為成都王前絳統陸機攻長沙王又
於石橋將士噐杖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胡卒衆討
咸咸堅不動湖乃使數十騎下馬縛戟於馬鞍頭於令伺咸
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即壞湖因馳逐猛
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

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說
變力戰悉獲其米

又曰馬隆平秦原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奇謀問發夾道累磁
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
神也

又曰衛瓘既囚鄧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趨瓘營輕出迎之
為作表草將申胡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可浮誇與范
陽祖述為交聞述備用與親故曰吾枕戈待用志氣意慮常

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為數
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棲然長
嘆中夜奏胡茄賊又流涕歎歎有壞士之功向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船艦千艘討敗將軍劉毅
于桑落迺至江寧循妹失徐道覆素有膽失知裕已還歆乾
役一戰請於新亭白石樊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歆
以萬全為討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為盧公所悞事必不成使
我得為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循戰敗

又曰王敦反敦既死於兄子應為嗣沈亮目吳卒衆萬餘人

至於王禽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今日舉大事而天子已扼
其喉情離衆沮絳挫持疑猶豫必致敗禍若今次破棚塘因
湖水灌京邑肆舟楫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居人
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悞進衆寡
過倍裡必催陷印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
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敗衆渡淮
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前鳳吳儒
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証曰符登收姚萇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
于胡空堡卒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命
三軍哭以應登登引退

又曰何間生顯在閣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又方率衆自豎
谷入也河南又遣左將軍皇甫嵩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各
陽又奉惠帝討方千城內方軍遙見棄輿於是引退方止之
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千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
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
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落城七里人既新
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又師乃戰遂大敗也

又曰石勒據襄國普將王浚遣督護王冒及先卑段就六眷
末杯事部衆五萬余以討勒時城惶未備乃築隔城重柵以
待之就六眷屯於諸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為六眷所
敗又聞其人造攻具顧謂其謀將佐曰今寇未轉逼彼衆我
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
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
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末月上旬送死
北城今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
悍末杯尤畏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

連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
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該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
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即以孔
萇為政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地鮮早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
追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
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千餘
里獲鎧為五千足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諸陽遣使求和送
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
以挫之勒曰遠西鱗卑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

一人維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以江陵遣叅軍樊顯尸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寄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司日之間累尅誠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五巢等率奇兵八百沘州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於要宮之城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虎恐子五延書曰北乘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余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炬末璿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

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余萬萬口

一時入海懼官之躡乃緣道多弃宝物子女時東土殷實繁

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歛故恩復得逃入海

通典曰孫恩用卑北術獲免也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奇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又曰劉混守太原遣將拒衆率率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郡不可當宜深高壁以挫其銳攻守

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未疲體力竭大馬烏合号令
不齊可以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
豈易中还若澹垂我之退願走乃無暇為得深高壘乎此道
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絳都督令三軍
後出者斬誅宜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
此亂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澹軍大破

又戰記曰前燕慕容廆封略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

校尉崔恐陰結高句麗

愍音必

及宇文浞回等謀威廆以分其

地遂同伐廆曰彼信崔恐虛說邀一恃之利烏合而未昇既

無統一莫相歸大吾今被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詳甚銳幸
我速戰若遂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
則疑吾等怙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
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
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放衆曰崔恐非有使至於
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日二國
雖歸吾當獨兼其國蓋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子
毘推絳於前子輸領晉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
而進悉獨管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

絳如交輸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功剋石頭城據之以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情於查捕築壘監禁鄧岳日查捕也下有在水南淮白石峻極崇固可容數千人賊未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夾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利財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伐代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出海監劉裕為將築城于海監賊日吏攻城城內兵弱裕深獨虜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日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裕乘其懈急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京沮渠蒙遜率兵伐南京禿髮溥檀入其境徙數千戶而還溥檀追及蒙遜于穷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溥檀謂苦遠未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堅未或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始城夷夏降者乃數千戶溥檀懼請和之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湯津釗於

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西津為牛皮舡百余艘載疑兵列伏
斤振而上劉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
潜遣其桂休王慕容鎮率曉騎黎鳴津夜濟壁於河南劉問
而奔士衆疲諸走歸滑臺劉携妻子率数百騎北趣白趣鹿
焉擊遣追太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上
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結之果驗尽滅
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李旋師朗間其家
破誅也擁二千余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还楣其内变不

復為備留真一備眷守令及迎魏師於北羊旱候知之襲尅
令有友遣裨將追朗及於無終斬之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
还者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戮劫害良善二則
亡窟山澤未可率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息其至卒然掩之必
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苻堅陷襄陽晋将桓冲夜之間堅将慕容垂其率
步騎五萬救寔陽以石越為前鋒次于污水垂越夜命三軍
人持火炬於樹枝光照樹数里冲俱退还

又曰後趙石勒将石季龍太掠限蔡間而去留将姚豹守燕

成住西臺東晉將粗述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賤從
南門出入放放述軍開東門相守旬述以布囊盛土如未
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果
迹之皆弃僇而走賊既瘦未謂述士衆豐飽而胡我飢久益
惧無復膽氣

又曰後凉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氣伏乾走大敗之乾歸因
大泣漢曰死中求生止在於今日也乃縱反問稱乾歸東奔
城紀呂延信之引師經進延司馬馱雅諫曰乾歸推勇過人
摧畧難率破王廣勉湯定皆羸師以誘之散爾小國

叢左外
切

亦不可輕也因戰猶門况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步陣
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以牽威之延不從戰敗死
之

又曰北凉沮渠蒙遜伐西凉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豐

浩音
閑豐

音
出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地今盤在吾帳天意欲

吾回師燒攻其而还次於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
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回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
西境稱得浩豐將進軍黃谷士業聞陽大悅入都瀆澗蒙遜
前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寇酒泉

又曰南京禿髮傳檀城姑臧後秦軌與遣將姚弋等至於城
下傳檀驅牛羊於野溺衆採掠傳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雋以寇幽薊至弓異州冉閔帥騎拒之輿雋
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閔言于閔曰鮮卑垂勝功不
可當也請避之以益其氣然齊師以擊之以可捷也閔怒曰
吾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雋今遇恪而避之人將悔我
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
而敵年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為軍三都犄角以侍之
閔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貢申

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屬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必恪
閔以寇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
無到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拄杖努力右勢鉤戟順風
擊之斬鮮卑之三百餘汲俄而燕綺大至圍之數周閔衆憂
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為恪所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機畧六

宋書曰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從於蜀帝曰往年劉敬宣黃
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剽我當出其不意猶
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守浩城音浮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
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敗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
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
曰至尚帝乃開諸軍堆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癸書曰衆

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喜出於中外漢廣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衆軍乃倍進兼行譙縱果被內水使其大
將譙道福以重兵成涪城遣其將疾耀譙詵等率衆萬餘屯
彭摸夾水為成齡石至彭漢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
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廷以破北
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
日吳樊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耀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地即
將散潰

又曰劉道清為益州刺史政刑夫中群盜蜂起攻圍州城道
得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
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
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西諸營衆一時奔
散遂剋林邑

南史曰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号一萬侵後魏荊河州之
太倉口魏將傅末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面水合
於淮北千有余里水量吳楚之兵好夜研營即夜分兵為二
部出入營外又以賊若夜未必應于渡淮之所以大記其淺
處亦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

去若有火起即以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未研水
營東西東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
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度馬水深溺而死斬首者數十級生
擒公政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

又曰東昏侯以劉山陽為夷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刑州
就行事領穎胄以襲襄陽梁武時為雍州刺史知

其謀乃遣叅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囑勻州府人書

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屠亡盛
寒自有傷孩之急寧不闔同耶我若摠荊州之兵掃定東夏

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筭之昏主哉我能使陽至荊州
便即授有諸君誠觀如何及山陽至邑兵梁武復令天獸

賈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

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獸往
州府人皆有書令乘驛甚急止有两封其行事兄弟云

天獸口具及問天獸四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問不容矯所
道天獸而行事心驚被聞必謂行事其天獸共隱其事必今
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二則行事必無以進明必恐漏
吾謀內是馳两空亟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間之杲疑不止

穎胄大悞乃斬天獸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
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

又曰梁武帝發雍州東下

雍州令
襄陽郡

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

瓌與王茂阜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瓌有守白坂齊
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
僧瓌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
當並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棚僧瓌人上城大石俱發自率
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陣者得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
應持奔散

又曰西魏末蠕湧侵魏、大將元纂禦之蠕遂逃塞纂今
將于陸率二千騎追之至郿郿原前後十七戰尽降其衆率
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不必
兄乃散具衆騎使匿發薄間有蓋人丹山指麾若分部軍衆
者賊遙見衆疑有伏兵既持其衆不為以慮乃進軍逼謹謹
常求駿馬一紫一駟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米一馬突陣而
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余軍擊其追騎遂奔走回
得人寨

又曰西魏末遣將史寧与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潭俱會

於海清寧謂木汗曰樹敦賀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計也木汗從之即分兩軍木汗縱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衆送迎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旧都多諸珍臧而具王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杲開門遂之因迴兵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浮虜男女不室尽歸諸奕厥

又曰東魏西荊州為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時東魏北滄太守宋帶劔謀叛儼乃輕騎出其

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滌頭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怒忠所策

陳書曰周吳鎮安斬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万出自巴斬与吳戰留羸弱輜重没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護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北史曰後魏濟陰王新城頗有武略庫莫奚侵優招新城討之新城乃多為毒酒賊逼便弃营而去賊至竟欽遂簡輕騎

擊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掾峽石後魏將崔遜伯率兵討之
遜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輜削斃其輜又接對操竹為
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
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足路又今冊舸不通梁氏殺軍不能赴
救祖決合軍咸見得虜

後魏書曰大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
日鼓譟而前後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宜宦者趙兒進曰
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皆天勸人將士飢得願陛下避之

更待援曰崔浩曰是何言与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合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進在人豈
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又曰雍州刺史肅宗寅據州友魏大將長孫推討之軍次弘
農副將楊保曰音魏武与韓还馬起夾閔馬壘勝負之理又
而无决豈才淮相類筭略抗術當以河出險阻難用智力今
賦守潼關全據刑據縱曹操更出亦无所逞奇必須此敢蒲
坂飛掉西声置兵万人有聞心潼關之賊必散風而散諸巡
柴平安長河烈淮曰賊心莫陸脩義已聞河東痒風賢又保

安邑都督宗正孫停虞拔久不解進催有此計猶由爲疑
侶曰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役未可使人一旦
受元師之任迅分三草精神亂矣寧堪賊泐東理在蒲拔西
帶酒湄紆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土勇西園郡邑父老
妻弱尚保田村若六十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即園自
解不戰而勝照然在目唯從今之卒其子彥等領騎手於侶
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威便據石錐壁
侶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
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室軍舉烽火无應之以明降款

其無應烽火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傳相
告報未實降者亦許冬烽火一宿之間火遍數里內室寅將時
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侶頗有力

又曰河北賊葛榮別師韓樓郝長等有衆數不屯據薊城遣
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泉遂并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
騎深入棲境欲執行以問虛實去蘇一百余里偵賊帥陳州
馬步万余泉遂潜伏以乘其皆大破之虜其卒五千余人尋
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
泉曰我兵既少不可立戰事須爲計以淮隙之泉度其已至

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韜操杲疑降卒与為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大将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軍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何等三万余戶显疑附相卒南迁所陽砍與謹爭祈郭嶺迎接謹曰被六汗拔六兵衆不少聞也列何等歸附必未要擊破若先據險要則难与爭鋒今以列何等甜之當竟来抄操然後設伏而伐必指掌破之所陽然其計反陸果来要擊破也列何於嶺上部衆皆殺漢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列何之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兵部十九

機略七

三國典略曰周賀若敦陳使瑱相模子湘州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召其側近村人楊有所訪令其遙見填聞以爲實乃據守要險以老敦師敦又增脩壁壘示以持久土人裝舡內甲士具中瑱兵見舡至送米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書曰太祖以王罷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

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邊輕軌司馬子如從河東蕭齊襲罷罷不之覓之曉軌衆以乘笊入城罷尚米卧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猶集合戰破之戰衆遂投城趙声

又曰阝勝陵州木龍獠恃險麤曠每行抄超召騰討之獠旣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技示無戰心諸賊果弃其兵卜伏携要子既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之賊惶惧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尽破之

又曰揚忠梁雍州刺史兵陽王蕭察雖稱藩附而尚有二忠
自穰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進實騎二千察登樓望之以為
三万惧而服馬

又曰韓襄為汾州刺史界北接大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
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襄至適會寇來乃不下
屬縣人既不及設備以故多破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
覓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还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
為營壘襄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
衆急後伏擊之盡獲其衆

又曰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
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太祖出軍廣陽召請將曰賊令椅
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示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
久与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為先驅
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
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不差跌悔無
及也太祖曰歡前襲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太來兵未出郊
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聞意又怛捨得志志有輕我之心
秉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北五日中取吾竇

恭必笑公等無疑庚戌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言欲保隴
右辛亥湯璋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秦卒聞軍至惶惧
依出為陣木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
秦搏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尙聞秦之歿焚輜
重弃誠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
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今擁衆千萬墮險
為營圍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拔出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
謙又令高阿那壞達奚甚梁記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

至甚分兵據開遠驛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
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劔閣一洵皆巴西一將水軍
入嘉陵驛遣將分道攻甚自午及日破之甚奔歸於謙睿進
退城都謙令達奚甚城守親率精兵五萬皆城結陣睿擊之
議不利將於城甚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趨走斬之

又曰周將法得初自陳木歸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
督朝郎詐偽皆奔已於東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比人
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未必無聞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
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伴為畏此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挑

戰法尚先伏輕舡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
逆流拒之戰數合為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
走行數里与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走退赴舡既而浦中秋
舡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不帝輔政周大將尉遲何在河北拒命河南
州縣多從迥遣將擅讓比成武別將高士儒比未昌隋將于
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
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急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誠
武迥將席毗羅衆千万出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

仲文遣人詐為毗羅為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擅讓明

日午到金鄉將宣蜀公令

即尉遲進

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

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俗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
甚至以為擅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
之仲文曰此城毗羅超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岳可自歸如
即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之
皆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在麻田中兩陣總合伏兵發俱曳
柴鼓譟塵埃蔽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溱水而死
水為之不流獲擅讓送京師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閩東破慰迥
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
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謂曰前
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皆山
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
所及

又曰後周將達實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
景率初勇七千來為聲援長儒托於是取車輪數得百擊以
大石沉之清水連穀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舡盤礙輪不得進

長儒乃縱奇兵水陸祖發大破因擒明徹

又曰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恐禦之時大
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
欲遂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
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
鋒盡殪無復子遺自餘適霄奔遁

又曰後周遣將計高齊師圍洛齊將段韶禦之韶登却恆聊
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
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遂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

且引侍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下馬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
城之圍並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刺史不掇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勒兵

向万年頓三交口賊併力拒首信因詭道趨周松嶺周與賊

不虞流兵之至觀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出奔

又曰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掇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

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杼攻其東此信

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且吏切未明也天未明之時須邑襲之事畢然後天明

明遲於
事耳

三國典略曰侯景叛段韶夾閭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衆騎
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書曰司州刺史陳慶之率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克雄行

臺侯景救之雄曰苟雄梁之北面重鎮因其望虛攻之必尅

坡芳聞難荆圍自解北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

果卒荆來未至雅滔其城擒梁鎮將苟九廣又曰陳慶之曹

保宗伐後魏之閭陽閭孤和功魏遣將无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

馳澗去滑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

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阻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侍勞不知

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
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間虜界據營林甚盛必
不夜出諸君若皆擬惑慶之脩獨取之於是上麾下上百騎
奔騎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抑仲禮畱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
一万寇西魏：將揚中師衆南伐攻梁遂尅之進圖安陸仲
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可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
安陸雖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米可卒救若引日勞師
表裏受敵非奇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

不意直至誠語云大軍已到太守所不出迎寧帶劔造次惶
恐不知所為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又曰東魏初齊神武破尔朱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
抄掠神武每揚声云欲討之詩去出復此止如者數由神武
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兆軍人回宴休墮忽見泰軍莫不奪氣而尅之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義進輒
之計斛律羗舉曰宇文黑獺虽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
糧援可恃今探其情以同困歎若不然其戰而逢趣長安空

虛不可戰而尅拔其本根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門矣
諸將訟有伺遂戰於涓曲大敗而歸齊神武盡之故敗

又曰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涇景叛歸梁而圍鼓成澄慕
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二引將
卒而狂之曰我常士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之皆申明之景
又命梁人遂比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
乘敗梁人魏人以紹宗言爲信爭共掩擊大破之

又曰東魏遣將斛律今冠西魏洛陽師至於何北周文帝患
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舩而下以燒河橋金偏小艇牛盛艸

水鐵鎖連之亘絕中流火舩至而不前須臾火威而橋獲存
遂進軍洛陽

又曰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涓在征
州兵皆來禽魏召將諸謂之曰高歡曰山渡河遠未至此亡
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將乳橋於謂令天軍人齊
三日糧輕騎度涓南夾謂而軍至沙晚苑踞齊律武軍六十
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觀同文軍少寬馳而進不
行列摠萃於在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
六軍与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

之斬六千餘絕臨陣降者二萬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
復大尅獲前獲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又曰齊神武大齊伐西魏將疾蒲津其將薛叔曰西賊連年
飢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戰比及來毛麥秋人衆書應餉
死西城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景所曰今者之衆兵衆及
大万一不卒捷難收歛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
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
又曰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擁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
元斌之斛敗椿鎮武牢

椿且倫切

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志正須乘便擊之而生尚
上以万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万里杆
禦為唯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杲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孝武建而

也敗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機畧八

隋書曰楊義臣與漢王將喬鐘蔡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
軍中牛馱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
出其不意義臣晡復與鐘蔡戰兵初合命驅牛馱者疾進一
時鳴鼓塵埃漲天鐘蔡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
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又曰長孫晟討突厥建頭晟進策曰突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之飲多死於是大驚男天雨惡水
其亡我采因夜戡追之斬首千餘級

又曰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
田早熱量波收穫之際微集士馬声言掩集必屯兵禦守足
得廢其農時彼囊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推集
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
行其策人陳益弊

又曰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
歷陽於是天列旗幟營幕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

馬既知防人凌伐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
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覓也遂滅煉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与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液陣於水之
北其時密亦度洛水陣兵与充相對月城西至石窰密兵多
馬騎長鎗宜路寬於縱充兵多戈矛排積宜隘險然南逼洛
水北退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積戚足之密軍矢利
密与数于登舡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
至月城下密既度南岸即東馬西上直向充本营左右麻毛
族相繼而至充营内見密兵米逼急来舉六烽充乃捨月城

之圖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赴顛俱
大喪師徒密之行也粟北之圖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
而成功充伏其權竒不復輕出

又曰隋漢王諒據并州及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
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
開權擁衆十餘万柵絕徑路張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
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綠崖峒而進直指其營一戰
破殺獲數万

又曰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弼

獻十策其一乘請多造舡須舡既多賊必防趣更甚今南地
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今飼以平陳為名賊
必俱求馬擬戰密勅刺史私賣博大舡江南下濕特不宜馬
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為彼用舡主陳叔宝果大造舡市
馬輸舡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穎請亦薄得舡運諸州米貯
壽陽城役於壽陽穿大汜以魚連遨遊為名造冊教水戰仍
以賀若弼為壽州摠管終以比乎陳

又曰隋將軍刘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
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

志悉衆而陣方於是偽奔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滔轉相
驚駭軍遂亂縱兵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殺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
化及糧且盡因為与和弊其衆化及弗之悞大喜恣其兵食
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其以告密情化及大
世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与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遠西密
為流失一明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
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又曰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感戰兵如會玄
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与数千
騎乘之玄感兵於是大潰

又曰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徒樂浪道軍次烏骨
城仲文簡羸馬馱数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
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又曰隋漢王諒作乱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河内隋將史祥
討之軍於河陰欠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
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矯且河不北人
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其攻

河湯公理使牒知之果此兵於湯內城以備祥：於是艤舡
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
拒之祥至沮水悞活間功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充
守蕪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得上万餘人馬千餘屯於洛水南
密軍偃師北山工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
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稱馬羈草
而霄濟人奔馬馳暹明而薄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兩軍合
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山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

拒之者即人縱火密軍大驚而潰

唐書曰太宗此五牢竇建德悉衆而南陳兵於汜水王充將
郭士衡陣於南周百一叛里鼓譟請戰諸將大惧太宗數騎
升高丘安坐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太敵今度險
而囂是無正令逼城而陣有輕我也我搽兵不出彼乃氣衰
陣久率肌勢將自退遣而擊之何往不尅吾与公等為約必
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無謀矣建德乃遣兵涉汜水太
宗令摠管王君郭以少擊之待河北為度方欲与建德列陣
自辰至午士卒飢寒人皆坐列反爭飲水太宗乃令宇文士

及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騎而南上誡之曰賊若不動汝宜引歸如覓動宜出東臺及纔過賊衆果動遂巡欲退太宗曰可以擊矣親率輕騎追而誘之衆軍繼至建德迴師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擊之所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大宗率吏大奈程饒金秦叔寶宇文歆等纏幡而入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顧見之衆及大潰遣奔三十里斬首三十餘級虜其衆五萬餘人一時放散

又曰太宗討劉黑闥相持兩月餘黑率步騎二萬南度洛水結陣而至晨墜我營太宗遣輕騎當之賊衆殊死戰於是親

率精騎擊賊馬軍破之因乘勝蹂其步卒自午及昏之徑敢合賊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水死者數千人黑闥与二百之北走悉擄其衆先是太宗遣兵堰洛上流令黑問得渡及戰之日遽令決堰水大至深丈餘賊衆以為神由是走敗

又曰武德中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厥突利原卅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空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弥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矢羽我屋宿火食捨樂羣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今欲先令勁兵乱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以忙澗

谷深長時有一道魚貫以度因而迫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
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以解諸
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
利悅而歸心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謂請和而去

又曰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暮大雪平地二尺軍中
咸請停兵候請定方曰虜持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慙悉
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無切在此幸也於是
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
二百餘里而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

臘定方縱兵擊之尽破其牙帳生禽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
國定方於自悉命諸部歸其所居理廢骸骨存問疾苦復其
產業賀所魯虜臘者悉檢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姑故
令副將肅副業往石国以追賀魯遂擒歸于京師

又曰貞觀中突厥諸師离叛朝廷將圓進取以李靖為代卅
道軍惣管率撓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要陽嶺以逼
之突利可汗不虞以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国
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不
厥諸部落並走蹟北突利可汗來奔

又曰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
兵部尚書候君集刑部尚書任誠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
次伏候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餓我師追保大非川諸將感
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疲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
逐踰集石山前役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中州太守率兵拒
之兩陣相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西者香火之言乃
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
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今因遣使且不須慮我無惡意

更欲与王自断當耳於是歛軍引却

又曰貞觀中北狄鉄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迴綺等衆合二
十萬度漠貞屯白道川據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
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太宗令
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時太宗戒之曰延陀負其兵力
踰漠而來經途數年萬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下
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擊思摩既入長城又不能速退吾
先勅思摩燒雜秋草延陀糧實日尽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
云其馬齧散林木枝枝略尽卿等倚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

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社尔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徑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受馬以退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人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萬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其馬步陣率長稍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摠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又曰武後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者逸討之敬業拒子高卸之下阿祿敬業置陣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俱燒而退孝逸進大破之

又曰武得中薛万均以罗藝守幽燕竇建德率十万乘至范陽万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兵聞百戰百敗當以計取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請之敗若度水請公精騎不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之必以從之建德引兵度水万均擊之不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據東都太宗徃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
立王世充衆二万自萬諸門出臨水以禦之軍之將甚惧太
宗以精騎陳以北却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諸左右曰賊
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今
屈突通率步率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
於煙吾當馬軍南下兵統接太守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
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馬地既險隘賊多排積積
騎戰稍難太守親自射之莫不應而倒起辰午賊衆便退因
乘之迫于城塹得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又曰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里山至朔川謂其下曰
兵法尚詐者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遣
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都餒死所以敗也狡鬼狙狀不可
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賫陌刀勁
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士齊
發兵亦至殺獲待尽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近之者
又曰馬燧為魏傳招財使田悅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納遣大
將衛俊將兵僅可萬人以救悅李惟岳亦遣三千餘人救悅
收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水青軍其東恒州軍其西首尾

相應燧紳諸軍進屯於際奏請溢河陽兵招遣河陽節度使
李元將兵會之軍次於障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
城羸兵奔車散走賊驅馬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壯
以為固軍不得渡燧力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鉄鎖絕中
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
不戰歆老燧軍燧令諸軍恃十日糧以前進次倉口与悅等
夾洹水而軍李抱貞等曰糧少深入河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由悅与淄青恒州三軍為首
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可必破悅具未救是

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因當戰也燧為諸公合而
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曰挑戰悅不敢出洹州兵自以軍
少惧為燧少並引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
餘安敢出戰所戰者淄青軍尔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
降也淄青軍聞惧亦引軍令於田悅謁燧明日復挑戰乃伏
兵萬人歆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光鷄鳴時擊鼓鳴潛
時旁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為陣又令百騎鳴
鼓角留於後仍抱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旁伺曰軍度焚
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兵部騎四万餘踰掩其

後乘風縱火鼓謀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
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引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
火至氣之力少棄乃縱乃縱擊之悅之大敗時神策昭義河
陽軍火却東軍勝諸還聞合擊又大迫破切洹水悅軍走橋
、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
生獲三千餘人溺水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始盡死者祖枕
籍三十里悅收兵將千餘人走夜至魏州

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
蔡州吳房縣攻其外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初將出攻左右白

以亡往日請避之壘曰賊以往亡謂吾不能來正可壘也戰
勝而歸賊以裊騎五百追壘下馬據胡床令於衆曰後迴戈
者斬由是衆悉力戰射殺將孫忠憲賊衆乃追或觀想曰乘
其退可遂披吳揚房壘曰助之賊必合焚而周其穴不如留
之使分其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兵部二十一

料敵上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計為索其情

索其勝貧之情
索搜索之義也曰

主孰有道將孰有能

道德智能主君也先當校兩國之君主
知能否也若苟息繼虞公貪而好室宮

之奇濡不能強課

天地孰得

視兩軍所擄知
誰得天時地利

法令孰行

設而不犯犯
而必諫号出

令知誰能
施行也

兵衆孰強士卒孰得

知誰兵器強威士卒簡練者
故王子曰主不索習當陣惶

惑將不素習
臨陣闇是也

敵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不知敵之不可擊勝

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之勝之半

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而不知刑之不可以戰勝之

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參而不頓將能料敵

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曰北其勢若此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敵制勝

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

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放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慮

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施則計數知侯之而

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牽止則情理可知也故知動靜推變為勝刑之而知死生之

地刑相敵情觀其所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被我軍馬之使則

長短可知

又曰兵者詭道兵無常刑以詭詐為道故校之以五計而索其情一曰

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數用兵之法當此事稱量敵之情也地

生度因地刑度刑勢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數量數生稱稱量敵於已稱

生勝稱量人之故知其勢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

鎰輕不能相牽動也勝之戰者人也若決水於千仞之豁者形也其勢疾也

七尺也仞勢疾也

左傳曰吳子入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請行成伍負

曰不可臣聞務得莫如滋去疾草如盡盡天而長讐雖悔之

不可矣王不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又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惧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
矣昔聞間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動恤其民而与之勞逸今聞
夫差次有臺擲破池馬宿有妃嬪嬪御為視民如而用之日
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者也

又曰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于邲

邲鄭地
北音逆

聞晉師

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在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

專欲其
所行而

不聽而無上衆堆適從此行也晉使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

次於管以待之晉師請在敖鄆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為

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

旗求鄉未得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郟克

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

乘猶
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之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散警也先殺不可

不肯設皆隨會使鞏朔韞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

下軍皆敗績

又曰吳師伐楚州未楚救之無吳人禦諸鍾离楚將子瑕卒

楚師燔

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燔軍之重主喪

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

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尅其愛

雖小必濟尅勝也軍士尚威胡沈之軍初而狂軍士君姓無常也陳大夫勅

蔭壯而頑頓子許蔡疾楚政大將死其師燔蓬越為師：賤

多寵政會不壹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會不一放越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必必

犯胡沈子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搃必矣諸侯爭亂楚必大

奔諸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蔡旅敦後吳子從之戰於鷄父音甫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子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也三國爭之吳

為三軍以擊之其後中軍從王光師右軍掩於除師左軍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軍及陳大

夫舍胡沈之因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三國許蔡頓是也楚師大奔也

又曰晉侯將伐號大夫士為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我

弃其民弃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禦我誰与夫禮樂慈愛戰所

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使也上之吏民義讓哀樂為本言不

可以力強號弗蓄也丞戰將飢言号不蓄義讓而力戰也後終為晉所賤

又曰秦旧伐晋：將趙盾御上軍佐使駢曰秦不能久請深

壘固軍以伐之奏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晋士會奔秦

對曰趙士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軍之壻也側室之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

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弱使輕者隸焉其可也東整往秦而追退

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返怒曰囊糧坐甲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侯軍吏曰將有侍也穿曰我不知

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一獲也卿矣晉自位從有數

卿者秦以歸我何以報乃皆戰交緩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緩不及逐奔不遠

則雖讓從緩也

又曰晉師伐楚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大夫邳至曰

楚有六間其二鄉相惡子童王卒以日罷老鄭陣而不整不整列

壘軍而不陣壘夷從楚者不結戰陣不遠晦在陣而囂囂詳喧也合而加囂

各顧其後莫有聞心曰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

于馮陵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量其行慕當至馬陵道夾而多阻險

可伏兵及大折樹曰而書之曰龐涓取此下於是令齊軍善

射者万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起率而俱發龐涓夜至折樹

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齊軍万弩俱魏軍大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則曰遂成堅子之名

又曰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信因問曰令東響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黃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傾王漢王點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語言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即刲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下居閔中而都彭城皆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下親附時劍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未弱全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勇武何所不誅以天下誠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束歸之士何所不剋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及欺其衆降諸侯至新王項安詐坑秦降卒二十餘万唯獨邯欣醫得脫郭邯目馬欣童醫秦父元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全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於諸侯之侯約大王當王之中閔中人威

知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令大王舉而東三秦可
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脫遂聽信計定秦
滅項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湯城久之謂各滎湯以西以和項王
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々何時定午陳平曰然項王為
人恭敬愛人士之庶節好礼多歸之至於行享攻爵邑重之
士亦以此不附令大王慢而少礼士庶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曉人以爵邑士之頑頓翳頑耻者亦多歸漢王誠各出其兩
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又曰漢王与項籍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託曰
漢有天下太平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下之時也
不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不取所謂養虎白遣也之終滅羽
漢書曰陳王拜項梁為楚上柱国梁自號武信君乃使宋義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軍顯陰晏曰显名高陵縣名也曰公將見武信君乎
曰然義曰臣倫武信軍君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及禍張邲
夜御救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倫武信軍必敗數日果破未戰先見敗微
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

又曰西城都護為烏孫兵所為圖上召陳陽問之湯曰烏孫
尾合不能久攻誦詣計其曰不出五日當有告語聞果四日
軍書言已解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
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擡敖倉之粟塞成臯之曰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陛下高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
布故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宦後為百也姓

万伐慮也故曰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之初反謂將曰上
老矣壓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独准陰彭越今昏已死餘不足
謂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東擊荆之王刘賈敗死
特賈都丹徒也漢
中破布

通典曰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
破之後諸將問故公荅曰関中長遠若賊各次儉阻征之不
一二年不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
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万人起兗州畏刺史刘伐欲

擊之絕信諫曰今賊衆百万百姓皆震恐是卒無聞志不可敵也觀賊衆辟皆相隋軍無輕重無以抄掠為資今不欲留士衆之力先為固守使彼戰不得功則不能其勢必离散然彼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伐不遂縱与戰果為所殺

劉斌為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荀脩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与刘表相持為強繡以遊軍仰食表不能攻也勢必离不如絞軍以待法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軍也

言至是

曹公遣之而敗

又曰後漢末張遼此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起乱火一軍盡掩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造变者欲以動乱人耳乃令軍中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数十人中陣而力有頃定即道謀者殺之

又曰徒漢末曹公征荊州刘宗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書孫權云今水軍十八万与將軍會於長州之亮將士聞之恐權廷見下問計惑曰曹公託名漢相拒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解今日託名漢更順具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鱉鱧聞艦千數操悉浮以松江兼有米兵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

与我共之矣而勢力衆愚謂大計不如逸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才兼丈父兄遣烈據有江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去穢况操自送死豈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等之使北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特久來爭疆場又能与我校勝以般穢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馬超韓遂在關中為且捨鞍馬杖舟楫与吳越爭本非國所長又今盛寒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曾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而操皆冒行之瑜得請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

欲疲漢自立久矣但忘二遠呂用布劉表与孤耳今諸英雄已滅唯孤尚存与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与孤合權拔刀破斫前奏案白諸將兵敢復言速曹操者与案同果有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師之拒之与亮對曰渭南亮分兵屯田為駐之本耕者雜於濱而百姓安諸軍無私焉屬使交書復致巾幗婦人之飾以叙宣王亦屬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羗維亮曰辛毗杖節而到賊

不復出矣亮曰彼無戰心所以固請者或於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西角大声称萬歲使問之荅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說如此一子亮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追焉亮長史楊儀結軍反旗鳴鼓若將向還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一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林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然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一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孔明吳下
降明矣司

馬不料皂
死暗也

吳志曰魏使人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儒爲欲東攻溪朱桓分兵赴羨溪仁軍進拒拒桓聞追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惧諭之曰凡兩軍交對勝在將不在衆寡兵法所以稱客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知勇又久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收出陵以逸待以主刺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来尚不足况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仁果遣其子太攻儒須臾遣將軍常維王雙等乘油般襲中州桓

白拒太太燒營退裊首生虜雙送武昌臨陣及溺死者千餘

又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敗石勒石季龍于高侯

今絳州
開喜縣

也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丘勝難子

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十里執不支久不可親

動動無万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谷召徐光而

謂之曰劉曜乘高雖之勢聞守路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

可當也然羅帶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若卒於以我

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遂死無州自河以

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鄉以為何如先

對曰劉曜乘高堆之勢不能進船襄城更攻金墉此其無能

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奮旗親駕也覩旌奔敗定天

軍之計在今一舉勤笑曰兕之言是也使內外成嚴有棘者

軫發石洪石聰挑豹等合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擾名

門以左衛石遂都督中軍事動步騎四萬赴金墉勒會捨先

曜盛三軍臯聞上計也聞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盛擒也

勒諸軍至誠臯斬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御枚詭道兼路

出于鞏皆之聞知曜陳其軍士餘万人于城西弥悅勒入自

宣門昇故太極前殿秀龍步卒三万自誠北而西攻其軍右

堪石聰等各以精兵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于軍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十

